

小說創作營/如何說故事 -- 心得

朱妙卿

學小說？寫小說？我？不可能！！

沒錯！要不是去年暑期營，同學發起小說課簽名時，躬逢其會，不經意的撒了一粒夢想種子。

那時，小說課還沒決定是否要開，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語的“簽了再說”。在寫作上，我一向不覺自己夠格，也沒什麼野心；唯一肯定的是，明年我會再回來。要是老師肯收，為什麼不？於是，跟著大夥簽名湊數，不覺間，彷彿向未來拋出一記變化球。

去年底，注意到創文正在各地開起小說課，心中莫名興奮，那顆夢想種子就跟著浸泡在幸福氛圍中。我摩拳擦掌，等著實戰寫作練筆和小說課報名。但，真到了暑期報名時間，卻又躊躇不前。

選修小說課，理性與感性幾度拉扯辯論，幾乎反目成仇；理性明知不可，感性卻躍躍欲試。好像窮苦人家過新年，孩子們想著好吃好玩，滿心歡喜倒數著日子；父母卻愁容滿面，東借西挪，只求勉強湊頓不太寒碇的年夜飯。

我大半生忙著過日子，要是有點閒工夫，只想好好休息、恢復體力。沒閒情看閒書，連電話都沒想接，電視機也不常開。遇見創文以來，發現某部分的自己，早已一片枯槁荒涼。這才開始飢渴地，參加兩個讀書會，最近又加入一個電影欣賞會。狼吞虎咽著各個團隊精挑細選的作品，狂補乾裂的文字園地。翻土、澆灌、施肥，積極開墾，盼能以勤補拙。

自我掙扎了好一陣子，終於下定決心完成小說課報名，也迎來課前作業的叮嚀與命題。這命題有許多想像發揮的空間，一時竟又焦慮難安，不知從何下手。

命題作文，難就難在解題和破題。首先，理性得分析並揣摩命題者的可能期待。其次，感性憑直覺判定，這樣的期待，能否欣然同意？從小生活在封建威權下，基本沒得商量，連合理的懷疑與訴求都可能遭來羞辱。到一個地步，只要與人看法不一樣，就陷入說與不說的焦慮。幾十年戒慎恐懼，壓抑成習慣性的曲意承歡；遇事總得撇下個人意志，先照顧他人臉色行事。活得像個行屍走肉。

頃刻間，我發現面對的難題，不再只是一篇課前作業如何下筆，而是如何跨越那不定時會出來攪擾的恐懼根源。第一次作業，就在情與理不搭的拉扯中，不知所云，勉強交差。第二次從頭來過，飛越路障，找到既合乎命題又能欣然開講的故事主軸。情與理一拍即合，便歡歡喜喜的一同玩起文字遊戲。

第三年參加創文，沒讀過幾本閒書的我，竟坐在小說課堂裡。環顧四周，許多同學是文藝愛好者，有些人筆耕有成、領導社群，甚至還出了書。上第一堂課時，笨鳥慢飛的大腦，還來不及從高手環繞的驚嚇中看清方向，即席創作的發表已然起飛。慌亂中，我如坐針氈，渴想蛻化成一隻變色龍，遁形於背景色調裡。

最緊張的時刻終於熬過。老師主要是想讓我們從創造人物的腦力激盪中，體會到人物的生理特質、社會背景、心理狀況、價值觀等等，與他的言行必定會呈現出某種一致性。換句話說，當一個人物的核心性格和為之生為之死的價值觀定位之後，如果沒有意外，這人的故事基本就呼之欲出了。原來，人物是小說的靈魂。

接著是故事情節。情節是故事的次序設計。情節的設計建立在人物的衝突上。也就是要圍繞著衝突，來設計故事，呈現起、承、轉、合的次序。一般會打破故事發生

的時間順序，重新精心排列組合，以維持故事的張力。故事可以話說從頭，或從其中一個衝突開始，或由結尾往回溯。步步都希望能引人入勝，讓讀者帶著期待，跟隨故事往下探。而最後的結局，維持在情理之中、意料之外。

“起”是呈現一些基本狀況，定位在某個時間地點，暗示著衝突感，在五秒鐘內把讀者鈎進故事裡。

“承”要呈現更多複雜內情，把問題一點一點的展開來。描述矛盾、衝突、回溯、問題一再糾纏，並陷入進退維谷。最後不忘埋下伏筆，為人物的結局預備讀者的心。

“轉”是整個故事的高潮，有最高的衝突，更多的落空，和最後解決。放慢節奏，要有細節，有抉擇，有伏筆，有張力。

“合”是將所有線頭都打好結；問題解決，衝突化解，秘密揭曉，人物得到啟發。速度不宜慢，篇幅不宜長。

這一講需要左右腦並用的學習，有語言、有圖像。這很難單靠言傳。老師用很多故事例子，讓我們練習、思考、意會。在“情節設計”這重要小說元素裡，我感覺得著許多鼓舞。感謝新開微寫作課程（彷彿刻意安排，成為我學習小說的課前課），感謝老師的傾囊相授，這為我說故事的信心和動力，添增勇氣、加滿油料。

《三個漁夫》的故事，有句極短禱告：“我們三個，祢們三個，可憐可憐我們！”，令我動容，並對“孤獨”感到釋懷：被拒而落單時，正是安靜深思、自我獨處的機會。原來在我裡面也一直有三個：情、理、景（情緒感受、理性思維、景況圖像）。每當孤獨的時刻，三個一起取暖，從不同視角，相互扶持，彼此對話，一同經歷人間冷暖；同喜樂、同哀傷、同學習、同遊戲。感謝有祢們，不離不棄，保守我的心懷意念，參與我的自問自答；雖然，有超乎半世紀之久，我們渾然不知祢們的同在。

課程結束前，老師為我們安排分組創作，確確實實來個成果驗收。我們這組三人，不約而同的把主題重點放在“一年一度，相會”的承諾。開始時，進展得非常不順。熬到午夜，終於勉強湊出個有頭有尾、也算得上合情合理的故事。雖然很累，卻有滿足的參與感。分享時，我們排在第三出場。先聽別組說故事。這一聽，心裡開始七上八下：完了，解題方向竟然偏差這麼遠！感謝組長雙一，只見他氣定神閒的，用慢鏡頭，居然可以把這樣一篇故事，說得美麗動聽（希望他也發覺自己這項優勢！）。我有幸跟著站在台前，從一個絕佳的視角，默默捕捉所有聽眾專心聆聽的眼神！這圖像深印腦海，對我日後說故事的信心，絕對有加分效果。

在這全民開講的時代，人人有故事要說。究竟聽眾在哪裡？要說什麼、怎麼說，才有人肯靜下心來傾聽，並願意追求更美好的自己？

人際的溝通，其實只有百分之七來自言語。因此，不只在乎說什麼、怎麼說；也在乎不說什麼、怎麼不說！因為說與不說，其實都已表態。我看見許多自覺“人微言輕”的人，生活中累積的挫敗感，總是埋得很深；因為不被重視、沒人聽、說不得，因為感覺羞愧、傷痛、無解。最後，選擇遺忘、放棄、不說。不說，其實比說更費力、更耗神、更蓄勢能，像從不洩洪的水壩，像隱而不見的地雷。說不出的心裡話，需要真誠的、節制的、適度的被同理了解，才能釋放敞開。敞開的目的，不在指責控訴，挑起對立爭端；而是用分享來釋懷，期許和諧共處，盼望更美好的明天。希望人人都能按著命定，勇敢活出來。

在這個前提下，說故事，特別是說一個又一個美麗動人的故事，會是個很好的平

台。讓關係上彼此矛盾衝突的人們，一同心平氣和、不設防的，藉由故事、審視生命、重建關係。讓社會減少暴戾之氣，讓家庭成為安全取暖的所在。我會想從生活中熟悉的人事物說起，讓故事人物演繹他們的日常人生。

2017年北美小說課已然落幕。有顆種子蠢蠢欲動，一個芽孢頂在皮下、蓄勢待發。彷彿被賦予能量，心中一股想說故事的衝動，我，看來別無選擇。願獻上餘生和手中的筆，求神賜福並使用。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，願祢的國降臨，願祢的旨意得成，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